**【一超 / 洛桑的過去】Gift**

洛桑曾經遇到一個人。

那時，她還沒進一超，還沒碰上一群同樣擁有超能力的夥伴，她只是一個在大千世界裡一個普通存在，惟一不同的是她有一個超能力，她能讓被自己碰到的人聲音變小。

這其實可以控制，並不是每個碰觸都會造成效果，然而身邊的人不會這麼想，即使只是一個不經意的碰觸，他們都擔心會被洛桑降低音量，於是，許多人開始視她如街上的流浪狗，好似接近她一定會被攻擊或是染上狂犬病，這樣的舉動，如鼠疫一般蔓延。

她只能坐在教室的最角落，當最晚來學校，最早離開的人，她不是貓，沒有那種享受孤獨的灑脫，每當她走向前，換來的總是班上同學的後退。

漸漸地，她不想去學校。

直到那一天，班上來了個轉學生。

對方是個混血，媽媽是德國人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轉學，老師看了看只剩洛桑附近有空位，勉為其難地請新同學到洛桑附近的空位坐下。

「我叫Ita，你呢？」上課上到一半，對方突然傳來紙條。

「洛桑。」

後來她沒再傳紙條過來，下節下課，她早已被班上的女孩子圍住，問東問西的，洛桑也沒打算進去攪和，反正過了這節課，那個新來的轉學生也不會想接近她。

果不其然，那女孩在那天結束以前都沒和洛桑說過話。

「你們，都是一樣的吧？」洛桑心想，一如往常，她想當最早衝出學校的人。

卻有人喊住她，是那個轉學生。

洛桑沒理她，打開門直接衝了出去。她不想聽，甚至很害怕，她怕這個女孩也要對她冷嘲熱諷，她害怕這女孩輕視她，她害怕自己期待對方想跟她做朋友。

這才是她真正害怕的。

「喂—喂—妳……等…等…啊……」後方傳來喘氣聲，洛桑心想，你竟然願意為了嘲諷我而追上來嗎？

她的腳步更快，她想把這個人遠遠甩在天邊，甩在那個夏季。

「洛桑——我—不是來欺負妳的。」那時，洛桑信了Ita這句話。

她心裡想繼續往前走，因為她覺得會說那樣話的也許會欺負她；她的腳步卻慢慢停下，好似被Ita的聲音吸引似的。

「呼…妳終於…肯停下腳步了。」Ita看著對方慢慢轉過身，往她的方向走來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I...抱歉我不太確定那個名字怎麼唸。」

「伊塔，有點像這個音。呼…等我…喘下……」Ita喘氣喘得很快，不同於一般人在運動後臉上的紅暈，Ita的臉白得像一張紙，在鼻子眼睛周遭的雀斑更加明顯。

「妳……妳還好嗎……」

「沒事！」

Ita拖著她到學校附近的咖啡店，還請她一杯飲料，纏著她問了很多事情，起初洛桑不想開口，她擔心對方聽到真相會轉身離去，她擔心對方只是批著關心的皮裡頭不知藏著什麼居心，她

擔心，她擔心自己要是說得太多，如同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雞蛋，一碰即全毀。

她不想讓真正的自己呈現在別人眼前。

可惜Ita沒有一絲想放棄的樣子，甚至越講越多話，洛桑不發一語喝著飲料，看著對方的嘴唇不斷上下開闔，空氣流過聲帶，震動發出聲音，她卻一點也聽不清對方說什麼，甚至沒注意到Ita熱切的視線。

「不然跟我說一點點也好，就一點點，拜託啦……」Ita頓了一會，「當成我請妳喝飲料的代價也好。」

飲料的代價……嗎？洛桑稍稍瞇起眼看面前這個女孩，這是她第一次發現女孩的眼裡閃著星光，那個眼神看著她，很真誠，很乾淨，而非她心裡所想的別有居心。

似乎有什麼，輕輕敲打著在夏天仍結冰的心湖。

「我……不是一般人，有超能力，這樣妳滿意了嗎？」她終究還是害怕那一層冰碎裂，水滾滾地淹沒一切。

「滿意！能聽到妳親口說就夠了！掰掰！洛桑。」

Ita離開了，洛桑心想，她也害怕了嗎？果然當初沒說完是正確的。

隔天，Ita在學校沒有特別找洛桑說話，只是維持一般同學間的交流互動，Ita沒有可以疏遠洛桑，也沒有特別親近洛桑。

又過了幾日，上課時Ita又傳了紙條約洛桑放學再去喝飲料，洛桑想了想，答應對方的邀約，不過囑咐她兩人分頭走，她會先過去等她。Ita趁著老師不注意，偷偷望向洛桑，問了為什麼，洛桑只是笑笑，沒多做解釋。

為什麼？洛桑自問，因為如果又是自己而讓對方沒有朋友，她會自責的。

她不想傷害任何人，不論生理上或是情感上，雖然她沒有可以實際傷害別人的能力，但是她比誰都清楚，傷人最深的，往往是那些有意無意的言語行為。

這次，Ita依舊纏著洛桑東問西問，最後洛桑和她說了自己的能力使用，還稍稍強調並不是隨便碰就會變小聲，Ita專注地聽著洛桑說，還拉著她示範一次給自己看。洛桑左看右看，確定周遭沒人注意這個隱密的角落，碰了Ita的手臂，接著Ita努力地想說話，卻只是發出細細小小幾乎聽不到的聲音。

約莫過了一分鐘，Ita的音量才回復正常。她露出驚訝的表情，藍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洛桑，說著好神奇好神奇，眼裡閃著光采，洛桑笑了。

笑什麼，對方問。

沒有，只是第一次有人因為我的能力而笑，通常大家知道我的能力第一反應就是慢慢後退，很少有人要求弄給他看的，洛桑說。

也許，能跟這個人多說一點。洛桑心想。

心裡好像有什麼不一樣了，像初春的冰面被敲開一點細縫，在荒蕪而遼闊的大地之上，陽光在冰面反射出鑽石般耀眼的光芒，化凍的冰面下有湍急的河流，嘩啦啦地往前奔流。

洛桑非但沒拒絕對方，還自顧自地說了起來，從小時候開始到發現能力，到被大家排擠，能說的，她都說了。

Ita 只是靜靜地聽著，在談話的結尾，外頭已夜幕低垂，星光熠熠，Ita 伸出雙臂，給洛桑一個擁抱。

無聲地，一滴淚從洛桑眼裡滑出來。

有時候，人們需要的並不是什麼千百世的名聲，而是一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，那如蒲公英一樣輕柔的慰藉。

Ita 之於洛桑，便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她們成為朋友，每天兩人一起放學回家，偶爾到咖啡店做著聊天，Ita 不會害怕洛桑的接觸，洛桑也曾問過她，怕不怕她惡作劇。

她只是笑了笑，說，不怕，就算真惡作劇，也認了，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罷了。

洛桑確實對Ita 敞開心房，她常常吱吱喳喳地和對方聊天，Ita 會安靜地聽，偶爾出聲，卻不會阻止她說話。

後來，洛桑很懊悔當初自己為什麼只顧著自己說話。

然而，因為與洛桑親近的緣故，班上的同學開始排擠Ita，甚至傳言Ita 跟洛桑一樣有超能力，班上對她們兩人不友善的程度已經到了極致，其中最嚴重的是有一次，一個男同學直接幼稚地在Ita 面前說：妳一定是女巫，才會並且能夠跟那種怪咖來往，中世紀的女巫可是要被石頭砸、被火燒的，一旁還有幾個男生跟著起哄，團團圍住小小的Ita，「女巫女巫」的吼著，洛桑看不到Ita 的表情，只是聽到細細小小的啜泣聲，她最終忍無可忍，運用了力量讓那些男生全都只能嗚嗚呀呀的發出根本聽不到的聲音，他們散開，在能力效果消去之後惡狠狠地盯著洛桑。

她不在乎，因為她的心已經跟著蜷成一團的Ita 一樣揪了起來。她不知道該怎麼做，只是抱緊Ita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哭，自己必須堅強。

上課鐘聲宛如救贖一般響起，人群漸漸回到位置上，洛桑扶著Ita 回到座位，老師進教室後也沒發現不對勁，畢竟他也是無視洛桑的人之一。

那天放學後，原先會等Ita 的洛桑，鐘還未打完就沒了人影。

Ita 看見對方飛奔而走，沒有追上前，只是呆滯地收拾自己的書包。

那天晚上，Ita 在河堤找到洛桑。

她看見洛桑一個人的身影，靜靜地坐在隄上，月光照得水波粼粼，也反射在洛桑眼裡，Ita 猶豫一會，決定接近洛桑。

為什麼她知道洛桑在這？因為她清晰記得洛桑告訴過她，不論以前或是現在，心情不好時，她總會來這個河堤看河水，讓自己平靜下來。

「我……我不想……讓妳被討厭啊……Ita。妳以後……還是別……理我了。」洛桑沒有阻止Ita 在她身邊坐下，嗚咽著。

「怎麼會因為這樣不理妳？妳才是我想交的朋友。至少，妳是直率的，至少你願意為了朋友挺身而出，即使妳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，也願意承擔，對我來說，妳抵過千千百百個同學。」

沒有回應。

「妳知道，" Gift "在德文裡代表什麼嗎？」洛桑搖搖頭。

「“ Gift ”在德文是“ 毒藥 ”，但是在英文卻是“ 禮物 ”，妳的能力，是上天賦予妳的禮物，卻也是別人眼裡的毒藥，我也渴望能有這樣的毒藥禮物。可惜，我沒有，而你有。同樣一個字，在兩種語言裡解釋不同；你的能力，也能有功效的，不是他人眼裡的毒蛇猛獸。」

Gift，妳的能力是上天之賜，也可以是毒藥。

「我很開心妳能為我挺身而出，別哭啦。」Ita 往洛桑身邊靠近，摟摟她的肩。

「我能靠著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之後洛桑的頭輕輕靠在Ita 的肩上，兩個人肩並肩，安靜地看了不知道多久的星空，最後一起走回家。
「謝謝妳！」兩人同時說，於是一起噗哧地笑了，在一個平凡不過的夜裡。

翌日，班上的人避著她倆遠遠地，她們並不在意，對洛桑跟Ita 而言，有個好朋友才是更加重要的。

一個學期後緊接著就是學生們都期待的假期，Ita 和洛桑卻捨不得彼此，因為Ita 要跟著爸爸出國工作，兩人也不能見面。Ita 給洛桑一個小仙人掌盆栽，說要對方看到這個想起她。
怎麼會忘記妳呢？洛桑心想。

洛桑每天都在期盼開學的日子，她從沒那麼期待過。
迎接她的，卻是已經空了的位置。

開學一早，老師難得叫了洛桑進辦公室，告訴她Ita 在寒假的時候，因為肺病去世了，洛桑到那時才知道，原來Ita 時不時的咳嗽、轉來那天放學追到她之後的臉色蒼白，還有種種跡象，原來指向的都是她的肺病。
命運，永遠如此捉弄人，正當你以為一切會好轉，又狠狠將你一腳踹回深谷。

洛桑那天請了假，之後的課也上得意興闌珊，時不時望著一旁空著的位置發呆，甚至在Ita 告別式那天也沒去，她是惟一一個沒去的人，連之前欺負她們的男生都去了。
洛桑一個人待在家裡，她整晚沒睡，看著天花板，沈浸在過去的回憶裡，如果當初別那麼多話、別只顧著自己說話，是不是能早一點發現Ita 的肺病？
是不是能挽救些什麼？
洛桑不知道答案，卻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定是那樣沒錯。
她連眼淚也流不出來。

差不多是告白式了，她心想。
陽光透過窗戶照進洛桑的房裡，照在那柱小小的仙人掌上。
——妳是早就知道，我必須這樣來想妳嗎？

她覺得，自己再度害了別人，這回害的，還是她深深將全心託付的人。果然，一次砸碎了，一點不留。
這個晚上，她又到了那個河隄。

她不禁回想起那次看著Ita 蜷成一團的經驗，那天夜裡，Ita 對她說" Gift " 有兩層意涵在。
能夠是毒，也能是上天最好的恩賜。

只是看怎麼運用。

因為Ita，洛桑第一次有了朋友，第一次放開胸懷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能力也能拯救朋友，那是Ita 留下的、最好的禮物。

她在河堤旁坐了很久，想感受那個夜晚裡的溫柔，她笑了，因為她知道，她不能哭。
Ita 不會想看到她哭。

回到家裡，她看看手錶，是時候把光還給太陽，她應該沉沉睡去。
把回憶偏執地擺好，收藏在心裡的角落，即使隱密，卻從未忘記。她會帶著這份愛這份情感前行。

她想，用這份力量幫助人。

她必須找到方法才行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最後選擇來一超念書的原因，她想知道怎麼用這份力量正確地幫助別人。

/ End /
第一次明白能力是一體兩面。